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書寫圖景：台灣詩中之景觀圖像與環境認同之建構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343-003-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8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計畫主持人：郭建慧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潘婉甄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年10月30日

書寫圖景：台灣詩中之景觀圖像與環境認同之建構

The Rhetoric of Landscape: a Portrait of the Taiwanese Landscape through the Study of Taiwanese Poems

摘要

本文企圖從台灣詩作品中建構居所的空間 (inhabited space)，別於符號學將視覺正本(visual text)視為符徵，藉由「解神話」的過程，產生文字敘述為主的符旨內容，本文則嘗試從文字語言出發，以文字語言視為符徵，將圖像的建構視為符旨，換句話說，詩如何透過語言建構文化地景的圖像。

如 Mike Crang 所提：「地方文學作為文獻來源或資料。就像研究調查，文學成為另一組可供利用的地理資料。」諾伯休茲也說，以語言或文學常是「訊息」的來源，用以思考我們的生活世界。文學不僅僅是生產與傳布文化觀點或社會現象的媒介之一，更重要的是文學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本文嘗試透過台灣詩作品，檢視詩與地理的關聯，闡明詩中所指涉的地景意象、空間現象和環境認同等議題。

有關地景的描述一直是台灣詩特有的現象，如詹冰〈插秧〉、陳正雄〈雨後的嘉南平原〉、許正勳〈曝鹽〉等詩人，寫作的地景詩，結合了「地景圖像」與「詩」，因此本計畫嘗試連結文學和地景，意象、地方、景觀等概念的理解與整合，了解台灣詩如何展現台灣地景圖像，展現台灣地景的「空間詩學」。

關鍵字：台灣詩、地景圖像、空間詩學、場所精神、存有

一、前言

詩，是種語言，透過文字符號的運作，達成書寫的目的。在這語言運作的場域中，回應生活世界中的現象和事物，傳達出詩人對地景的意象及生活的經驗。如果詩存在文字中（就如同建築存在於石頭中；語言存在於言說中），而這些文字指涉了一些物，物透過詩而現身，「物是有形的質料。這種解釋要求直接的觀察，憑藉這種觀察，物通過其外表涉及到我們（海德格，1991：29）。」詩不僅僅是對真實場景的一種描寫，藉由將詞語置位在可想像的、熟悉的對象和事件上表達現實世界與想像境界，詩意的道說同時也是一種創造，非現實再現的召喚，「這種召喚把它所召喚的東西帶到近旁（海德格，1993：4-10）。」

它召喚物，令物到來。令物到何方？並非令物作為在場者置身於在場者中，並非令詩中所說的桌子到諸位現在的座位之間。在召喚中被召喚的到達位置是一種隱蔽入不在場中的在

場。命名著的召喚令物進入到這種到達。這種令乃是邀請。它邀請物，使物之為物與人相關涉（海德格，1993：4-11）。

詩在召喚我們，朝向物的本性。然而，詩意並非是附會「材料」，而是從詩意的詞語中探視某種別開生面的「言說」（海德格，2004：7），經由「詩一言說—探尋人類存在的本質」，這也正是海德格對「存有」闡說的方式。海德格認為詩最終優先於各種非語言的藝術，海德格更把詩延伸至「存有」（Being），當詩道說了我們的「存有」（Being）本身才成其為詩。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中如此的定位詩：「詩並非對任意什麼東西作異想天開的虛構，亦非對非現實領域作飄浮的幻想，詩是在無蔽敞開的狀態作澄明的籌畫，詩乃是存在者無蔽的道說。」詩說明了身心關係及真實世界中主體與環境的關係的隱喻。

藉由荷德林的詩句：「人之居也如詩（politically man dwells）」，

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

居住在此大地上。

海德格解釋，詩並非飛翔和超越於大地之上，並非存在於幻想的領域，這是將詩視為單作為詩歌或文學類別的誤解。「詩意首先使人進入大地，使人屬於大地，並因此使人進入居住（海德格，1991：189）。」海德格從荷德林的詩作中得到「棲居」、「存在」、「空間」與「地方」的靈感，闡述在〈建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中，海德格用「詩意洋溢」（poetic）來形容天、地、人、神共存，主體居此所在，安身立命的狀態。沿用海德格的概念，諾伯舒茲指稱，「詩有辦法將科學所喪失的整體具體地表達出來。」海德格引用特拉克（Georg Trakl）的〈冬夜〉來詮釋語言如何表達環境的特性，或是說表達場所的本質（諾伯休茲：1992：122-3）。「科學離開了『既有的物』，詩帶我們重反具體的物，透露了存在於生活世界的意義（諾伯休茲：1992：125）。」詩，是詩人透過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與嗅覺等感官經驗，「閱讀」視覺圖像再透過文字運用表達，但詩不僅僅是一種文學類別，亦非單純是生活記錄或是情緒的抒發，詩，透過身與心與真實世界互動交流，並且詩意地表達我們自身與我們的命運，以語言書寫表達對生活世界的領略。

詩，可表現出生活情境、或是形塑行為或事件的背景、或是場所的本質，詩人以修辭轉喻的方式傳達了自己對於「環境」的態度，也輾轉呈現了詩人的生活經驗。「自我」如何看待「環境」的情緒，透過對環境的書寫，抒發自身以何種姿態，存在此真實/想像世界。詩是有關地方，空間與時間的書寫，展現獨特的「情境」，具有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Crang，2003：59）。詩對環境的描寫可能是組構環境的具體物（人、水、花、樹、石頭、太陽、月亮等等），亦可能是物件組合的空間性的描述（落下、之間、上方等等），就如同諾伯舒茲所言：場

所的意義與本質是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些物的總合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諾伯休茲，1992：122）。」同時，透過閱讀與寫作來捕捉、描述、改寫的地景場所的視覺圖像，召喚出來的卻是一個「這裡」，一個對地方的「認同感」的指涉意義。

詩，並非脫離生活經驗而獨立存在的，也因此詩被視「訊息」的來源，用以思考我們的生活世界（諾伯休茲：1992：122-3），又如 Mike Crang 所提：「地方文學作為文獻來源或資料。就像研究調查，文學成為另一組可供利用的地理資料（Crang，2003：57）。」詩不僅僅是生產與傳布文化觀點或社會現象的媒介之一，也提供了體察與體驗世界的方式，陳其澎所指出：

（…）讓人體認任何形式的文化地景都可表意成為文化符碼，有關這些符碼包括田野的人文地景、繪畫的人文地景、文學與電影的人文地景等，透過隱含在文化地景中社會與歷史的涵構進行描述，則成功的文化地景的詮釋可以讓人們更清楚文化的態度與過程，進而了解其意義。因此文化地景於其可讀性，這種可讀性與創造性同樣重要，不同文化地景仿如不同的空間文本，在空間中實作就是一種閱讀，不同閱讀的需求造就不同觀點，甚至是不同的意識型態。但是強調符碼的表意過程，並不意味著文化地景物質面的喪失，因為依戀在生活世界實質情境之上的種種生活行為與儀式，依舊是文化地景中最富有意義的一環。（陳其澎，2002）

地景圖像的書寫不單單是文辭描繪有多準確或是多寫實，而是所表達的場景有何指涉的意義（Crang，2003：66）。透過語言描述個人對「地方之『主觀』」經驗的興趣，亦即人如何理解地方，從而辨認出對地方情感的人文地理學（Crang，2003：57）。詩除了描繪敘述場所和地方，同時也協助創造地理（Crang，2003：58），透過詩的體驗，可以使閱讀者經驗場所和地方的特質，即使這經驗是想像與虛構的，仍是具有其文化功效。

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地方意義的文學經驗，都是活躍的文化創造與破壞過程的一部分。它們並非起源或終止於某個作家。它們並非隱於文本。它們並非包含於作品的生產與傳布之中。它們並非源始於或結束於讀者身分的模式與特質。它們上述一切，以及更多的函數。它們是累積性表一作用之歷史漩渦中的每一刻（Thrift，1981：12）。

在我們的處境不斷改變，歷史不斷地被搬演，敘述也就涉入了永無休止的表意漩渦，其意義可能隨著脈絡的變化而有所改變（Crang，2003：61-62），場所也

就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與論述，詩人透過其身體感官的感知，編織出不同語境的作品。同時，「文學敘述能夠透露空間如何被編派秩序，以及與空間的關係如何能夠界定社會行動（Crang，2003：65）。」

二、地景詩

「藝術家和作家都在場所特性找到了靈感，將日常生活的現象詮釋為屬於地景和都市環境的藝術（諾伯休茲，1992：134）。」透過對地景的詩歌式的描寫，文字詩本身可以有強烈的視覺意象，「詩中有畫」，詩人與地景視覺圖像間相互吸引／排拒的關係呈現在文字語法中。詩凝聚了感悟和思維，詩人借用文字與語法的構成轉譯自己的理念，成為視覺再現的符號及語彙，呈現出他們對於環境場所的想像、理解及建構，「人想將自己對自然的瞭解加以形象化，『表達』其所獲得的存在的立足點（諾伯休茲，1992：132）。」詩即寫明了自身的存在。

詩離不了「圖像」，一種物件的集結，從「圖像」中建立意象，再從「意象」中散發著一種「意境」，從文字語境到圖像語境的轉譯。¹如陳正雄的〈雨後的嘉南平原〉：

雨後的嘉南平原
四界青青青
青是田中的水稻
青是路邊的草埔
青是遠遠的樹林
青是懸懸的山嶺

雨後的嘉南平原
規個水水水
水佇園裡的水牛哥
水佇草頂的白鴿鷺
水佇舊舊的紅瓦厝
水佇老老的播田夫

文字描述情境，成為視覺形象的語言，這原鄉地景詩生動地書寫了嘉南平原，召喚式（evocation）的描述，呈現了獨特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和詩意的空間（poetic space）其中包括地景風貌（水稻田、樹林）、人物（農夫）、動物（水牛、白鴿鷺）、情節（播田）、空間（四界、路邊、原裡等等）等等，透過

¹ 本文中所指的地景圖像詩是針對有關地景描述的作品，而非詩學領域中所指稱的以利用文字的圖像特性，安排段落編排表現出具體意象，呈現物體樣貌、圖案，製造詩形的外觀之圖像效果的「圖像詩」（如詹冰〈水牛圖〉）。

想像的或是熟悉的對象或物件上，如諾伯休茲所言：「在原始社會裡，即使是環境中點點滴滴的事物也都為人所熟悉，並且充滿意義，而這些點點滴滴的事物更形成了複雜的空間結構（諾伯休茲，1992：136）。」同樣的這些點點滴滴田園景色物件也出現在詹冰的〈插秧〉：

水田是鏡子
照映著藍天
照映著白雲
照映著青山
照映著綠樹

農夫在插秧
插在綠樹上
插在青山上
插在白雲上

此首詩著墨於農村景色的書寫，不僅僅是描述物的特徵（如天藍、雲白、山青、樹綠等等），海德格將這些特徵稱為知識（海德格，1991：26），且這些特徵意味著物自身的屬性，田水的照映，召喚晴朗到達此方，透過景象顯現了天與地交融，農夫在此現身，透過插秧，將其命運置身於大地與蒼穹間。

另一首詩許正勳〈曝鹽〉描寫台灣田園生活的另一種地景，其中寫到：

日頭赤焱焱
照著一格一格的鹽埕
雙腳踏水車
一下懸一下低一直拼
卜引海水入淺坪

日曝鹽會閃晰
日曝人汗水滴
滴啊滴 滴啊滴
滴袂離
鹽粒內底有汗味
敢有通買番薯
敢會凍配鹹魚
敢有法度糴一寡仔米
啊 猶原愛看天

場所由各種不同物件組成，不論是地景的、生活的、個人的等等，日頭、鹽埕、水車、海水等等，場所與人發生關係，因為日頭而使眼睛閃晰，滴袂離的汗水，同時發生，鋪陳了鹽田的特性，場所的書寫。

三、書寫圖景

這些詩描述了「場所」的本質，²場所、地方、地景長久以來便是許多詩的主題或是場景，「任何真實的存在與特性都有著密切的關聯（諾伯休茲，1992：129）。」場所、地方、地景皆具有特性，「特性一方面暗示著一般的綜合性氣氛（comprehensive atmosphere），另一方面是具體的造型，及空間界定元素的本質（諾伯休茲，1992：129）。」透過「重返於物」的描述方式，「可見物」組構了具體的、地方性、具有場所感的情境，且透露出生活世界的意義與本質（諾伯休茲，1992：125），例如使用具體的意象，表達生活情境與場所感。如陳正雄使用了水稻、草埔、樹林、山嶺、水牛哥、白鴿鷺、紅瓦厝，而在詹冰的詩中提及了水田、藍天、白雲、青山、綠樹，這些物件安置在地景的結構中，如在〈雨後的嘉南平原〉中的田中、路邊、遠遠、懸懸、園裡、草頂，〈插秧〉中的綠樹上、青山上及白雲上，〈曝鹽〉裡一格一格的鹽埕，引海水入淺坪，這些物件提供了一個存在於場所中讓人可感受的特殊經驗，「場所以這些名詞加以命名。暗示著場所被視為真實的『存在之物』亦即『實存』（substantive）的原始字義（諾伯休茲，1992：131）。」

「物『詮釋』了自然，並使其特性明顯化（諾伯休茲，1992：131）。」這些詞意也說明了其他地景特性，如氣候的特性：雨後及天晴，在標題中及明白說明的雨後嘉南平原，而在詹冰的詩中則以水田照映出青山綠樹與藍天白雲來說明天晴，如同〈曝鹽〉的日曝、閃晰和汗水。同時，這些物理性氣候的描述使得場所成爲一個可感知與可見的空間。如同諾伯休茲形容特拉克〈冬夜〉一詩中的「落下」（falling），詹冰詩中的「照映」亦創造出空間感，將天引進地，引入水田中，透過插秧，而使地接近了天。天、地結合成爲生活世界，地景的邊界包括地表和蒼穹，如〈雨後的嘉南平原〉中的草埔、樹林、山嶺、平原、紅瓦厝，〈插秧〉中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樹，做爲詩意直接表達的同時，也顯現了連續擴展和相當程度包被的地景。

這些地景詩，寫出家園的詩意，插秧、播田、曝鹽，說明了農民或鹽民的安居，顯現了生活的真實性，同時亦表達社會秩序的景象，如〈雨後的嘉南平原〉

² 如諾伯休茲所說：「我們所指的是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記體的物所組成的一著整體。這些物的總和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一般而言，場所都會具有一種特性或『氣氛』。因此場所是定性的、『整體的現象』，不能夠約簡其任何特質，諸如空間關係，而不喪失及具體的本性（諾伯休茲，1992：122）。」

中青青或水水水，或是〈插秧〉中的藍天白雲與青山綠樹，這些場所的特性提供了生存所依賴的實質或心理感受上「好的」關係（諾伯休茲，1992：134）。引用林區（Kevin Lynch）所稱的「意象性」（imaginability），「形態、顏色或排列能產生明確地認同，動人的結構和環境中非常有用的心智意象（轉引自諾伯休茲，1992：135）。」也就是「方向感」（orientation）和「認同感」（identification），「『認同感』意味著『與特殊環境為友』（諾伯休茲，1992：136）。」字裡行間飽和懷鄉的情感以及區域認同。

這些詩隱喻了世界，並勾勒出對於生活的期望與想像。「每個特性都有一個內外世界間，以及肉與精神的關聯（諾伯休茲，1992：136）。」農夫在被青山、白雲及藍天圍繞的水田中插秧，這是農夫在自然結構中決定的存有的模式，於此模式中理解了世界，認定了身分，並體會了安身立命之道。「生靈這樣地定居（海德格，1992：52）。」諾伯休茲說的：「自然也有另外一面：提供了成長及繁盛的恩惠（諾伯休茲，1992：125）。」許多生命發生於此中，田中的水牛哥、草頂的白鴿鷺、老老的播田夫與秧苗，同時，若無天地的照應，如海德格所描述的天與地，提供了成長與繁盛的期待，如海德格所說：「大地是供養者（serving bearer），繁花開放、碩果蒂結、岩石和溪水在延伸、樹木和百獸在生長（1992：51）。」詩讓種種意象匯聚，使棲息的空間現身，同時表現出天地的庇護與照應，將自己安置在一種存有的狀態。

參考文獻：

1. Bachelard, Gaston (2003), 《空間詩學》，龔卓軍、王靜慧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
2. Crang, Mike (2003),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
3. Thrift, N. and Glennie, P. (1993)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Urban Life and Modern Consumption' in Philo, C and Kearns, G. (eds), *Selling Places: The City as Cultural Capital,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Pergamon Press, pp. 33-48
4.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992), 〈建·居·思〉, 季鐵男編, 《建築現象學導論》, 台北：桂冠
5.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993), 《走向語言之途》, 台北：時報文化
6.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991), 《詩·語言·思》, 北京：文化藝術
7.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2004), 〈回憶〉, 《荷爾德林的新神話》, 海德格

爾等著，北京：華夏

8. 陳其澎，(2002)〈以身體經驗為導向台灣文化地景觀察的初擬架構〉，2002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學術研討會
9. 陳思嫻，2003，《台灣現代圖像詩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 陳惠英，《現代詩「景」的符號－經驗、記憶、時間、空間》，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民國 91 年，47(2)，頁 105-120
11. 許甄倚，〈棲居的詩學：陳黎作品中的空間印象與人文關懷〉，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
12. 黃昱仁，1994，《台灣地理景觀照片之解讀》，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3. 諾伯休茲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92)，〈場所？〉，季鐵男編，《建築現象學導論》，台北：桂冠，頁 121-145